



题图 刘亚 摄

□安武林

### 渡口夕阳

茅津渡，黄河古渡口。  
40年前，和朋友站在渡口看夕阳。夕阳像一个巨大的、装满彩色颜料的滚筒，不停地把血红血红的色彩洒进黄河中。  
满河的水，凝滞一样，金属一样，闪闪发光。

那时，意气风发，夕阳点燃不了我的感伤，触景生的是青春对于未来和美的无限憧憬之情。为赋新词，愁也轻飘飘的，如一片落叶在风中飘摇。

40年后，又来渡口，独自一人。思绪翻飞，如坝上轻柔的柳丝，不停地摇曳。

黄河的水，绿中带蓝，蓝中泛绿，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它的颜色。水面上波光粼粼，暖阳恰到好处，不冷不热，给人一种既从容又惬意地好好感受的空间和距离。从前的河水，也是这么清澈的吧？不记得了。

在很多很多地方，与黄河不期而遇。它的雄浑、浑浊，像黄土地一样的黄色，像是它的本色。气势雄伟，波澜壮阔。自从去过黄河的源头以后，才知道黄河有如此细腻、如此清澈的一面。太阳的微笑，像是我心里的自我嘲笑。岁月是起伏的，并不是安静地流淌着的。一声惊叹，一声尖叫，一阵眩晕，总是发生在黄河的清澈之处。

一河之隔，是河南的三门峡。从山西平陆这边看河南三门峡，和从河南三门峡这边看山西平陆的感觉是不同的。两边都看看，才算完满。人生难得有回望的机会，若非朋友的安排，恐怕很难旧地重游。人生之中的圆梦之旅、回望之旅，是最幸福的。你能看到自己曾经的足迹，也能看到风景的变化，更能看到岁月的流逝。

教体育局的朋友说，从前这里很热闹，夏天的夜晚，人们在这里吃烤串、喝啤酒。

人间烟火气，大抵如此吧。想象一下那烟，那香，那夜晚的微醉，如有二三朋友、知己或者同事，一边畅谈，当是一件快事。一轮圆月照着，黄河在身边静静地流着。世俗的生活中，总有随处可见的诗意。

一张桌子，几个小凳，便占满了坝上的通道。最多，可容一人通过。我好奇而又担忧地想：“有人醉了，会不会掉进黄河水中？醉酒的人，看一河的月光，不过是自家的席梦思床而已！”

我笑笑，为自己幼稚的想法。太阳笑笑，笑我想得多了。

朋友说，最讨厌的是蚊子。烤串飘香的夜晚，蚊子会成群结队而来。那也是蚊子战斗队啊，烟火的滋味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严酷的考验。

沿着河坝，闲庭信步。只是烟火和热闹的往昔，荡然无存。渡口看夕阳的印

# 三月，边走边唱

象，在记忆中有迹可循。干净而又安静的坝上，似乎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。朋友的话，袅袅娜娜，像是从天外传来，真是遥远的传说。

无暇再看一次夕阳了，我们就此错过。从前的喜欢，现在的惧怕，错过倒是最大的宽慰。

拐过弯，一大团蚊子，密密麻麻，把我和朋友包围了。它们一路追，我们一路跑且用手和帽子驱赶。我们狼狈地逃离。

说蚊子，蚊子到，所有的生命都是有灵性的。也许，蚊子家族，是40年前我见过的那一个吧？如是，它们的热情和亲密是一种隆重的欢迎仪式。只是，我有点畏惧，如同我畏惧和夕阳重新相互凝视。

茅津渡口，游轮的喇叭做着广告，不是旅游的季节，游人不见，这船，豪华，现代，又像是古诗词中的孤舟，寂寥而又倔强。混合的意象，倒像我此刻的心境。

夕阳如我，我如夕阳，见与不见有什么意义？

### 古盐道

我像一只大鸟，从山上飞驰而下。山是中条山，路是千年的古盐道。山下，是尽收眼底的古盐池。

诗人的想象，总是无限美好的。一落地，便是一份尴尬。诗与散文的区别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

上山的辛苦，我无法体会。缓慢艰难的跋涉，我无从体验。千年的古盐道，我是踉踉跄跄从山上往下而行的。上山，踩油门，下山，踩刹车。这是截然相反的一种体验。

千年以前，盐是什么？军火，管控物质，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。从运城中心城区到解州，浩浩荡荡，一望无际，那么一大片盐池，想象和常识，微笑不语。

8公里长的盐道，从盆地出发，上了山，便是平陆，跨过茅津渡的古渡口，便是河南的三门峡了，跨过黄河，就进入了中原的腹地。

走在狭窄的古盐道上，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。大石头横起来，便是山壁，躺下，就是石路上宽宽窄窄的“门槛”。微小的石粒，是寂寞的陪伴，是陪伴的话语，马蹄，人的脚步，一路都在和小小的石粒亲密交谈。

朋友陪我，让我看看古盐道。我不以为然，只怀着一种旅游的心态。从小，我是上过山的，去过大山的深处。眼前的古盐道，不过是大山深处的一条普通的山路而已。

伯乐来过，在此相过马。伯乐听说这里有很多运盐的马，他来这里专程相马来了。我惊诧，我惊讶，神奇的传说很遥远，没想到，遥远的传说，落地在我的家乡，我的脚下，这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这一条崎岖不平的小路，突然变得厚重起来，丰富起来，我对历史感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大抵如此，因为它并不是虚无缥缈的，也不是遥远而又不可企及的。它就在脚下，它从远古走来啊。

突然，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，生怕错过任何一处微小的细节。朋友弯下腰说：“瞧，这就是当年运盐马蹄踏出的蹄印。”在巨大的石块之中，小小的凹痕，像是按照马蹄印浇铸出来的一样，呀，象形文字。它不需要任何文化修养，任何一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认得，这是马蹄印。

“吧嗒，吧嗒”，马蹄敲击在巨石上的声音，如此尖锐，如此响亮，此刻，在我的耳畔回响。我闭上了眼睛，仿佛看见了驮着盐袋的马，负重前行的马，浑身汗津津的马，而这深深的蹄印，在坚硬的巨石上敲出的蹄印，凝结着多少汗水和辛苦。

3月，春日暖阳，以舒适和惬意的温

度照耀着。有风吹过，不冷不热。从右侧望去，远远近近、高高低低的山上，尽是褐色的树木，以及枯黄的草。春天像个吝啬的小姑娘似的，还不肯把它的绿色涂抹在这大山之中。只有杏花，这儿一团，那儿一片地开着，像大雪花在飞扬。寂寞的山，单调的山，荒芜的山，野性的山，因为杏花的绽放，突然拥有了灵性，水性，变得丰润起来了。这些杏树，全是野生的，它们所处的地势、位置，是它们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。

千年以前，那些运盐工是无暇欣赏的吧？

我一直在想一个幼稚而又可笑的问题，那运盐的牲口，也许是驴，也许是骡子吧？在乡下生活过、劳作过的人都知道，马可不是最佳的选择。马容易受惊，一惊之下，就失控了。稳妥的是驴和骡子。历史是由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写成的。张果老倒骑毛驴，是仙；阿凡提骑毛驴，是幽默大师；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，是诗人；骑马征战天下的，是元帅和将军。

也许，马是一种象征吧？就像拿破仑象征和代表了所有优秀的士兵一样。诗人断然不愿写“春风得意驴蹄疾”这样的诗句吧。

古锁阳关，当是今人所为。看着砖雕上的几个字，我摇摇头，淡淡一笑。不过，一种敬意油然而生。这个锁阳关，虽是征收关税或者监督把守的关卡，但确实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气势和作用。一面是山体山口，一面是深深的峡谷，万丈深渊也对，只是没那么险峻。一个人衣服口袋里装点盐，沿半山而行还是能躲过锁阳关的岗哨监督的，若是牵马牵驴牵骡子驮盐，那是万万躲不过去的。毕竟，万丈深渊没错，但山没那么陡峭。

古人的智慧，古人的勤劳，晋商的闻名，都写在这一条古盐道上。

我没有走完古盐道，是想给想象留下更多的空间。无论是神奇，还是美好。据说，山下古盐道，有可供两辆马车通行的空间，是从巨石上凿出来的。我不能理解，山上一辆马车通行都困难，山下凿那么宽的路意义何在？更何况如此陡峭的古盐道，在我看来，马车是根本无法通行的，只能一匹一匹马驮盐而行。一辆马车驮多少盐？一辆马车由几匹马拉？这不是贾岛在推敲文字的用法，所有的文字都需要生活的常识和经验来检验。

历史大约就像这条古盐道吧。曲曲弯弯，坎坎坷坷。我感动，充满敬意。有什么好注释，好讨论，好争论的？这是一条祖辈走过的路，献上我们的鲜花和掌声便好。

### 风口山

逶迤起伏的山，是中条山脉中的一座。但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风口山。风口山中，有一个小小的村子，叫风口村。

这座山的名字，从前可没有什么诗情画意，倒是忧伤和烦恼的代名。风是这座山的特产，风是这个村最大的财富。一年四季，风如夏日的蝉鸣，就那么没完没了地聒噪着，从历史的深处走来。

3月，站在风口山上纵目远眺，山上高高低低的树，都是冷冷的表情。只有山坡上的杏花，开得热烈，豪放。树不摇，草不动，风在哪里？低头看看摆动的衣襟，抬头看看远处旋转的风车，就知道风在哪里，风是如何黏人了。它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，好不容易找到了倾诉的对象，唠唠叨叨，缠缠绵绵，哀鸣不已。

村庄，大山，就以这个任性的孩子的名字命名了。本来是野性的、原生态的、孤独的、高傲的、倔强的，但一条古盐道

蜿蜒而来，这山便厚重起来，丰富起来。隐约的马蹄声、鼻息声、脚步声，也许还有山歌声、马铃声，风愉快而又忙碌地承担起了传递的责任。

山上的树木，一定是风催绿的。山上的各种花朵，一定是风催开的。山上的各种果实，一定都是风吹落的。

山下，是千年的古盐池。这山也是千年的山了。那么远，又那么近的古盐池，想必在四季风景的变化中，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色彩吧。

俯瞰一下，觉得自己会变成一只小鸟，在风中飞翔。

一架一架风车，在唱歌。从上往下看，从下往上看，这风车都像在移动，只不过一个是上山，一个是下山。吃力或轻松，据凝视的角度和方位而定。但是，只要站在风车之下，便会大大震撼。这庞然大物，像个巨人，而我变成了童话里的小矮人。我仰望它，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。它俯视我，不可一世的样子，巍峨耸立。巨大的、几十米长的风车叶片，像巨大的手掌，在抓捏着风，一如儿时，在小溪中用手抓水一样。“嗡嗡嗡”的轰鸣声，真像是大山发出的咳嗽声和呻吟声。

一片一片茂密的油松林，让山变得洋气起来。虽是人工培植，但沉默的山却不那么看，它觉得自己孕育出的儿女。没有油松林，夏天的风口山已经很凉爽了。有了油松林，更是凉上加凉，太阳再也无法无遮无拦地散步了，它像个淘气而又顽皮的孩子，只能从树木的缝隙中偷偷摸摸地穿行了。

很自然，这里也是避暑胜地，更是度假的好去处了。绿树掩映，红白相间的房子，很精致的风景，恍若置身于欧洲的小镇了。家乡人都是朴实的，也没有向我介绍，这里还是国家级的森林康养基地，他们以为我知道，责任在我，我应该知道。只是季节不对，若是夏天来就好了，它的美、惬意、舒适、诗情画意，都集中在炎热的夏天了。

很多年来来过，印象中很荒芜，而现在，生机盎然。油松林像一块巨大的绿色地毯，盖在风口山上。无论山体如何黄，树木如何褐，枯草如何惨白，这一片油松林像绿色的宣言、绿色的呐喊、绿色的火焰，让整座山都热血沸腾，跃跃欲试。

上了风口山，映入眼帘的山，已不是山了，而是塬。横七竖八的塬，像贝壳的纹路一样，层层叠叠，妙趣横生。那小小的梯田，像裸露的贝肉，在蠕动，是的，在缓缓地蠕动。想起乡民，我的笑有点凝滞和苦涩了，耕种不易啊，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，既不平整，又不大。慷慨的大自然，有时候，又那么吝啬。

风口山，风口村，站在风口之中，感觉风把我也吹拂成了风口人了。



安武林，男，1966年生，山西夏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儿童文学作家，诗人，评论家。出版过小说《泥巴男生》等三百余种作品。